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陸潮愈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古文集成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古文集成七十八卷舊本題廬陵

王震亨福編不著時代觀其標識名字魏徵猶作魏證而宋人奏議於朝廷國家諸字皆空一格蓋南宋書肆本也卷端題新刊諸儒評點字原本於呂祖謙之古文關鍵真德

秀之文章正宗樓昉之迂齋古文標註一圖
一點無不具載其殆理宗時所刊乎集以十
干為紀而自甲至癸皆稱曰前某集則有後
集而佚之矣凡甲集六卷乙集八卷丙集七
卷丁集九卷戊集八卷己集八卷庚集八卷
辛集七卷壬集八卷癸集九卷所錄自春秋
以逮南宋計文五百二十二首而宋文居十
之八雖多習見之作而當日名流其集不傳

於今者如馬存曾丰程大昌陳謙方恬鄭景
望諸人亦頗賴以存所引諸評如槐城松齋
數齋郎學士戴溪筆議東塾燕談之類今亦
罕見其書且有未知其名者宋人選本傳世
者稀錄而存之亦足以資循覽也乾隆四十
四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一

宋 王霆震

編

前甲集一

序

送孟東野序

韓愈

迂齋批

曲盡文字
變態之妙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

災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

金石草木各只是一句而水分出四句此是不整齊

中整齊錯綜妙處

人之於言也亦然

此是以金石草木引入人來

有不得已

而後言

平不其歌也

聲有思

平不其哭也

聲有懷

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活樂也者

聲鬱平不於中

而泄於外者也

善下語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又生出善字與假字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

也亦然

此又以天時引入人來錯綜妙甚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

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

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

無人推其於人也亦然人聲原及此

其於人也亦然人聲

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者而

假之鳴其在於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

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

將無作有

夏之時五子

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

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

含自鳴其不幸

一句

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見鳴字

其弗信矣乎其末

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

原鳴亦自鳴其不幸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

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

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

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

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

無章此數語張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

貶相錯

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

觀皆以其所能鳴

見前數子是連者

其存而在下者益郊東野

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

漢氏矣

語有輕重

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

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

前

許多鋪叙亦兼有此兩段意了

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

其不幸耶

當時必先有此兩句

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

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

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前應

送文暢師序

韓愈

東萊批

體格好就他身上說極好處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

是可以與之游乎

頭兩段起語新文義見意格正

楊子雲稱在門牆則

揮之

下段鎖前二段有力

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

上段一便以古

人之言引證大段自在

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

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

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餘篇

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

者

此見昌黎本意處

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

主

夫文暢浮屠也

如欲聞浮屠之說

警策精隨處

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

吾徒而來請也

起好警策

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

之盛其心必有慕焉

大抵古人許予不肯直致言詞又見得文暢是浮屠也

拘其

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

承接好

宜當

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

應後

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

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

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

應前結好

民之初

生固若禽獸夷狄然

應後說起善惡相形

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

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

先說至不好事然後形容聖人

好是故道莫大於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

下萬物得其宜

此說聖人之道本原見儒者有來歷

措之於其躬體安而

氣平

承接上文有力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

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

見得

浮屠無根抵此句結簡有力

夫鳥俯而啄仰而四顧

應前

夫獸深居而

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

最警策處

弱之肉彊之

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

結得最有意說破有不盡

意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

應前結好

夫不知者非

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之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

者弱也

餘意○此段結得如破的

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

以實者不信也

此二句昌黎本意兩句說儒者連下五也字如破竹一段工夫極大

余既

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此二句見得不是昌黎有意予

場文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
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
士出乎其一有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
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一作聞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

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

樂毅傳趙

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

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送王墳秀才序

韓愈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

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

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音臂子弓

子弓受易於商瞿音孟子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於曾

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

故余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埴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

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

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

終莫得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

之學而欲至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
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墳之所由既幾於
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薛存義序

柳子厚

東萊批

雖句少極
有反覆

數齋古文標準評曰

此篇文勢轉圓如珠走盤中
卷無凝滯加之論為吏者乃

民之役非以役民議論過人遠甚中間以庸夫
受直怠事為譬且云勢不同而理同此識見最
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
辭亦與發端數語相應學者宜玩味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

江之澣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

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

一篇骨力

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

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

下的當

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

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

下的當

向使傭一夫於家

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羈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

譬得

切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

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

下的好

有達於理者

幹旋

一篇精神

得不畏而恐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

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

不虛取直也的矣

應前直

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

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
以辭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歐公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
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

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浴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耶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

為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
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
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
終則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為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
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
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
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送游生還鄉讀書序

東堂毛澤民

吳人有欲舟而之宋者不問途之所從不具竿檝桅柂帆絳信水而下順風而前沿番陽渡彭澤過九江郡浮岳陽洞庭至于荊州問之則楚也更信而之焉泝三峽望我眉則既入于蜀而宋益遠矣歲月耗而舟以弊陋意將還而茫然矣故卒以荒唐無歸此不知途不利器之罪也今有之宋者吾將告曰必具竿檝桅柂帆絳求嘗至宋者道之自西至于揚州浮淮泗汴汴水不幾乎宋歟今而必有之宋者乎之宋者多而未必皆有舟也

有舟者不患不至宋庶得其道而之焉游生於學類欲
宋而有舟者也雖未即至宋又未至迷妄而之楚蜀然
試求其竿檝桅柁帆絳得無猶缺然乎且將必具之乎
將求其嘗至宋者為之道乎苟如是宋遠乎哉元豐九
年冬吾始見游生於餘杭州黑面而峻眉目好頡頏作
氣有古燕趙士風自言寡師友不喜讀古今人文章見
其獨有前後所作歌詩文論一篋東西南北隨之閑暇
輒自讀誦不厭吾惜其漫濫而無歸孤陋而無根欲其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以成其美材而庶幾於道將行也作之宋喻以告游生勉乎哉吾且見生至宋也

送應太丞赴闕序

質憲陳耆卿

貴溪應先生以淳熙丁未唱第嘉定辛未登朝繇棘丞丐外歷郡守常平使者陞轉漕辭不拜改刺處州有問處州之政者皆曰先生有恢恢之才而宅以謙有稜稜之威而陶以和有了了之智而載以默凝香宴坐未嘗

疾聲躁色也而千里之人每愛而師畏之古所謂儒者
政真其人歟和氣川融歲以稔吉遠近稚耆免從理入
口之相非飽於稼飽先生之仁義也方將用借寇故事
請于朝然滿且召矣或謂先生三十二年之科名八年
之班綴久于外以部使者屈治郡今再入已回翔矣而
未知造物意也浮花艷卉無兩日長而鉅柏之亭亭參
天不改非雪霜畔常有陽春耶久於外者惠吾民也以
部使者屈治郡者辭尊居卑之義也踰滿而後召者不

輕奪赤子之乳也召之贊奉常者有典禮樂致太平之
具而以為之兆也某下邑勾稽吏爾樸拙根性先生覆
露之吹送之煦我以道德鞭我以文辭恩獨厚念雖束
縛千兔未白此悃矧一幅剡藤哉觀唐人送李正字皆
以詩以序者獨韓退之意序厚也然觀退之諸序有祝
體有規體今將為規乎尚何規盍亦不以規而以祝乎
秋浸疎梧月酣新桂祖帳溢衢餞觴浮空一祝曰寒燠
未齊宜戶牖泰和壽斯文脉再祝曰上方禮羅鴻碩九

鼎宗社詔爾父老先生去是邦非忘之也起而漸澤八
荒則一州固在其中矣三祝曰牛馬走尚伏泥塗望先
生今在何許異時邂逅毋相忘一祝為先生也再祝為
父老也三祝自為也酒三行而祝辭備體古也

送友人遊武林序

陳同父

古之達者求士今之達者厭士嗚呼其世變愈下矣乎
古之士耕雲釣月齒石耳泉幅巾孤頂扁舟斷涯或悽
歌而愴吟或談諧而笑吁浩乎其自得而頽乎其處順

也與其闔伺於侯門孰若北窓之高卧與其乞憐之于
言孰若爐香之一卷達者曰是非可以利餌之也遜辭
以為媒厚禮以為羅庶乎其致之也否則彼有南山之
南北山之北而已而吾君孰與共理哉故古之達時宜
者非掠禮士之美名也自世變愈下士無圭田始喪所
守豢利慾而惡貧賤蓋溺焉于茲者有年矣自晉而觀
望塵之俗人才衰陋已不逮兩漢尚何望其三代如也
哉於是公卿大夫過高而一介之士過卑過高者日以

傲過卑者日以諂傲則不求即人諂則求即於人是以
尊者勢益重而卑者勢益輕國朝之初公卿大夫猶
有重士之意今則亡矣蓋自渡江以來士之萃於吳越
者肩摩袂錯欲鋤無田欲樵無山者十五六則常產已
亡矣遷徙之無常滄漚之所迫則常心莫能存矣以其
非所有之常產加之以莫能存之常心則隨染隨遷不
動而遷於俗者蓋寡故授書獻記過媚以圖悅卑妹以
取幸者亦其勢之必然無足怪也又況今之取士皆有

定式羔帛不逮於巖穴而公卿大夫要以如格而止又
奚必勤勤焉過求繩墨之外必如古之薦士也哉有厭
薄貧賤之意而無寵藉後輩之心也亦宜今吾子之遊
武林也武林士夫之叢薄也子將往而謁之吾懼子之
遭厭薄而亟返也然士夫之中亦有古人之風者盍以
吾說語之

送羅永年序

楊誠齋

今年六月予歸自都下一書生來謁予羅其姓椿其名

永年其字永豐之人也問其所以來則曰椿世吏也今去吏而儒是習過不自量其不肖來見麻陽縣尹達齋先生先生不鄙揖而進之以為可教是在此自是與予相過款且久見其文辭清潤日異而月不同駸駸乎進而未止者也予甚愛之歲且竟將歸覲省其母與兄來與予別且求予言予曰子歸乎吾言亦奚以為永年曰椿之命儒也邑之人悅我者之衆未若嗤我者之衆也得一言悅者信嗤者息矣予曰子之邑人固嗤夫命

儒者乎永年曰非嗤夫命儒者也嗤我之用儒變吏也
予曰然則嗤之所在在子不加多在彼不加少矣且用
儒變吏與用吏變儒孰可孰不可也用皂隸而變公卿
者無之乎用暴客而變衣冠者無之乎用檣棘變臺池
也用豺狼變父子兄弟也不惟用吏變儒而已也吾不
以嗤夫嗤子者吾以悲夫嗤子而不自嗤者彼不病其
悲子獨病其嗤何也

送王主簿序

止齋陳傳良

苟可以寘吾力而寘致者得之之道也而假諸人者必
廢今夫物其飛也以羽其走也以蹄其啄也以喙未有
非其自為而得之者也而況於人乎是故吾播也斯穀
吾植也斯果吾漁也斯魚吾畋也斯禽如是而或不得
者則非其常不如是而或得者亦非其常天下之物莫
易得乎水也井而飲池而澣瀦而注溉凡其足吾用者
吾有之也而旦夕焉求諸人則必不繼雖火亦然宿焉
而噓之燧焉而改之無不得者半夜有急持束縵而叩

其鄰以請雖不吾却火至且無及矣而豈不盡吾却哉
金在山珠在淵其難得固宜人惟利之也以絕淵窮歲
月鑿山而隧之果有得水火滿天下而金與珠隱深而
匿邃寘吾力焉則金珠可覲不然而僕夫人水火吾見
其缺者矣嗚呼焉用以假人為哉假舟楫者廢涉假車
馬者廢征凡天下之事假焉而不廢也幾希僕始力學
切有意於用念今仕者進無援立無儔則艱孤以卑危
於是慨然當世之公卿大夫願交焉以速化而既至此

恍然而莫之涯也以驚絕然而果不可以幸也以悲今則悵然曰嗟乎吾方能為之而猶有命焉制於疾徐徒人乎取之踈矣哉是以勇於歸將益治其學以俟命之及今君以官窮亦惟親之老也家貧而養置惻惻乎將有所求而亦不得以還吾察其貌以戚聆其音以怨故道天下之理與吾悔者慰規之庶乎其無尤

送羅以寧上書歸鄉序

樽齋曾丰

淳熙十有五年秋豐城布衣羅氏子以寧投匭上書三

上而三不報浩然歸歟顧余同館又同為江西人獨見
善厚行業具竭來告別意其辭色若欲得余贈者乃與
坐有頃為言三代取士一出於學故天下無不羈之士
七國取士一出於容故天下無有常之士至於漢去七
國未遠雖漸興學而未容頓禁容故士之出入於容與
學常相半而取士則別設科目不一途而足夫科目繩
尺事也有常之士所樂趨而不羈之士所厭就故士之
出入於學者相率而應科目晁錯公孫弘董仲舒魏相

杜欽之徒是也彼出入於客者往往轉而他售或上書
獻頌朱買臣徐樂司馬相如車千秋之徒是也方今取
士之法自廷尉而賜第者十之九自舍選而釋褐者十
之一自囊封而授官者率千百不一二故上而祿于朝
次而祿于州縣大抵有常之士也不羈之士雖間出焉
求其稍能自致美官者始有鄧酢次吳曾又次戴之邵
之徒十數人耳夫今天下無事朝廷之上惟簿書獄訟
是務雖庸夫高枕而有餘至於邊烽猝警羽檄交馳雖

聖人藹足而不給况區區有常之士哉以寧挾不羈之才乃於庸夫高枕之時出售其說三上而三不報無怪也橫渠張公載少喜談兵質於范文正公公責以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勉之讀中庸橫渠公退而變所習卒為河南學者宗師自末言之講學之功大於談兵固矣自初言之談兵非無益於人之國者而遽責之文正公豈沮人赴功名者哉誠以橫渠之資可進於道不止於兵機吾遽以談兵予之彼且自滿不復折而入於道

是以寧固拂之俾勉其大毋姑順之俾苟安於小以寧
歸余敢誦所聞以薦焉令所上書中天子意急徵而驟
用雖少慰所志其終所成要不過鄧酈輩耳不然而竟
歸雖初志亦未愜然繼自今以趨時之心趨古以談事
之口談道他日學成則為橫渠公不俟其成而姑為時
出猶不失為有常之士如公門人顧決擇如何耳所親
劉純叟余友也於理道明歸以余所告告之屬為決擇
會得其當焉

古文集成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二

宋 王霆震 編

前甲集二

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六一歐公

東萊批

此篇文字象一个階級
自下說上一級進一級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
同一歸於腐壞漸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

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

過得佳
有幹旋

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

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

自下
說上

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

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不得焉其見於

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

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

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

此一段歸
在顏子上

孔子弟子有能

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

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

先抑

然自當時羣弟子

皆推尊之

後揚

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

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

先抑予讀班固藝文志

白上說下

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

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

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切

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

造語工

無異草木榮華之飄

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

向佳警策

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

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

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者蓋如此

綴

佳今之

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

間者皆可悲也

下得
好

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

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

其文辭日進如水湧而山出

句

佳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

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

以自警焉

歸自
已

送秦少章序

宛丘

迂齋批

此皆老於世故之後方有此等議論
凡學者當知此理深味然後有益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起得新

夫物不受變則才

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
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
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

學他譬喻

卷旗棄鼓裝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已

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為變

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其英華於
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
不病焉况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游山林一舉
而盡之以充棟梁楠輪輶輻巨細強弱無不勝其任者
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
秦少章者自余為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
曰惟家貧奉命大人而勉為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
為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

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為言所不合不能交飲食起居動靜百為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為吏皆失已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悔禍響至異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為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蒹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能遷之為貴重

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霸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
二子者方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
能者非如學於口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
為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
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常饑者也賜之車
馬而辭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而惡步則將有苟得
之心焉為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
終身者非人之福也

送祖擇之序

石介

擇之罷濟南將歸闕自歷山南走三百里別明復先生
孫暨于泰山徂徠相與講道德究經術耽雲霞玩水石
舉觴賦詩五日而後去以所坐乘重為明復之壽為予
書先生之銘于石以為勒擇之以文章登甲科天下之
望甚盛不十年當輔相天子為宋大臣為人資材已高
又自能知堯舜周孔之道顧明復與予饑寒山谷中何
有毫髮利于擇之而冒苦辛傾肝膽予二人豈有求耶

明復謂無以謝擇之發聖人之蘊明王道之極擇之拜而受之嗚呼春秋賞罰二百四十二年至矣仲尼之心獨撥衰周一世之亂反諸於正十二經揭如日月昭昭于天後之聖人得之多者帝得之少者王不得者霸明復之報為不輕矣予經學淺不能希風明復然義不可嘿夫趨時物之情也徇道人之難也噫諸侯交迎傾國封之枉尺直尋吾死不為見之孟軻尋邑三公舜畝高爵不作符命甘投于閤見之于雲潮州八千幾死瘴煙

歸來京兆不肯嬋娟見之吏部嗟嗟李勣徇主從昏咄
咄宗元附權邀官觀而始節豈為不完弗能有終至今
痕瘢擇之與予說蘊深矣此去近天子得與我相磨切
天下是非亦得時見上講道君政得失天子宰相曰是
擇之曰是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非擇之官日進而寵
日深矣天子宰相是擇之曰非天子宰相曰非擇之曰
是擇之前有鼎鑊而後有鈇鉞矣古之君子辭官職而
違寵祿趨鼎鑊而就鈇鉞非以官職寵祿為辱而鼎鑊

鈇鉞為樂也道適當然也擇之於道安之者非利而行
行之者非畏罪而強之者也予所以云姑而報之資爾

送楊真序

歐公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間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
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
夫疾生乎憂者也樂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聲之
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
也宜哉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

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竒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之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堙鬱寫其憂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是不可以不學也予友楊君好學

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廕調為尉於劍浦區區
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
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
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
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
酒進琴以為別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

也聖人之道在焉。涵大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誣
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若得志於君則變時而
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
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
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
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
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堯
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

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信之也正之之凡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予長遊贈盖邦式

馬子才

予友盖邦式嘗為予言司馬子長之文章有奇偉氣竊

有志於斯文也子其為說以贈我予謂子長之文章不在書學者每以書求之則終身不知其奇予有史記一部在天下名山大川壯麗奇怪之處將與子周遊而歷覽之庶幾乎可以知此文矣子長平生喜遊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真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今於其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馬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

洞庭之陂彭蠡之瀦涵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

故其文停瀾而淵深見九疑之絕緜巫山之嵯峨陽臺

朝雲

選宋玉
高唐賦

蒼梧暮煙

禮弓舜葬於
蒼梧之野

態度無定靡曼綽

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

弔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

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吐過大梁之墟

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鳴高帝之慢罵龍跳虎

躍千兵萬馬大弓長戟俱遊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

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鬼功西使巴蜀
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
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覩夫子之遺風
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
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
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
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
豈不信矣予謂欲學子長之為文先學其遊可也不知

學遊以采竒而欲操觚弄墨組綴腐熟者乃其常常耳

昔公孫氏善舞劍而學書者得之乃入於神

張顛自言始見公主

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

庖丁善操刀而養生者

得之乃極其妙

莊養生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臣以神遇不以日視今臣之刀十九年所解

千牛矣而刀及若新發於硯

事固有殊類而相感者其意同故也今

天下之絕蹤詭觀何以異於昔子果能為我遊者乎吾欲觀子矣醉把盃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然後歸而治文著書子畏

子長乎子長畏子乎不然斷編敗冊朝吟而暮誦之吾
不知所得矣

俞彥明字序

馬存

日月星斗之明非不暉也天下不以為驚水涵太虛燈
破幽室非不瑩徹也天下不以為驚物之抱負靈耀而
埋藏於荒磯塵壤之中寂寞之境抑遏拂蔚終不可沒
而時吐光怪衝射天地天下之人始驚以為神奇吾友
乃江南豫章人也請以豐城古獄之事為君道牛斗之

間河漢之表昔時有異氣紅光紫氲盤礴衝激夾衡璣
杓搖而奪之色此龍泉太阿之精也龍泉太阿者天下
神劍也固當抉浮雲截流波刺虎南山膾蛟長橋遶城
飛塵河角有彗掃戎王之庭斬佞臣之首提攜四顧間
天下事誰有不平者乎此劍之得志而遇英雄之人壯
烈之士取決於一時也今沈屈而在敗牢重鑰之下是
其氣不得不暴露而憤發非以耀世也乃其不可遏者
固如此耳嗚呼士君子得志而在廊廟之上事業昭著

天下之人以為當然不以為驚至於懷負利器鬱鬱而不得於時因感慨微見芒刃故其可喜可愕者多發於窮時吾友自未弱冠之初已能飛步上庠取聲名於場屋中今已及壯矣其間坎壈輒前跋後蹙其躍也如有蹶之其哆也如有鯁之豈非天欲大感怒君而使之發精煒也予雖愚弱不靈前日君自執手相許以友又謂曰子其字我而併序其意敢取寶劍鄉閭之舊事聊以相感君其自磨無刑于衆予將見張雷博識之士有

為君鑿拔者矣。又將見西山北巖之膏華陰之英。有以拂拭君者矣。煌煌熒熒奪人精爽。其見有日矣。晉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惟自昭而進者終不可揜。屈故字彥明以晉叔。

侯益字序

馬存

侯益名夫。求予為字之。說予不得其意而謂之曰。君以夫自名者。豈慕灌將軍仲孺之為人邪。君以夫字益者。豈慕洛陽劇遊俠之為人邪。二子非全人儒生法士之

所諱道也予以謂人各有所長甚非一介淺淺之所知推
鋒陷堅決死讎敵名聞三軍勇冠天下不喜諂諛而重
然諾此灌將軍之所長也剛橫不遜果於犯上使氣盃
酒之間乃其短耳吳楚舉大事而向京師大將軍得之
則知諸侯之無能為使諸侯得之則大將軍必以為憂
一人之身為兩軍之輕重此劇遊俠之所長也起匹夫之
私不顧國家之公議乃所短耳吾欲剗去二子之所短而
收其所長持以贈君幸君無辭而受之可乎予與孟同

居相悉也知孟之為人氣直而貌質行方而言謹與人
要約勇於必信故喜取天下之偉士為孟激揚而稱道
之雖然吾因孟竊有所感矣今孟乃趙人也古稱燕趙
多慷慨謀略之士吾嘗欲登大行之巔遊邯鄲之道觀
井陘常霍之險放聲而悲歌大醉以起舞劍鳴腰間精
爽傍射庶幾乎意氣必有感者恨以羈留未能也孟君
還故鄉千萬為我道此言囊中之錐穎脫而立見者其
誰乎賣漿之家屠牛之肆尚有昔時做遊之叟者乎庶

蘭奢牧亦有遺種可以將兵者乎如其舊態尚在幸為
我望燕山之故雲梯易水之悲風扼腕乎沙漠之北可
以動心否

送陳自然西上序

馬存

東萊註

朔風驚沙枯梢號寒子行亦良苦聞之京師曰米如買
珠薪如束桂膏肉如玉酒樓如登天驟雨至矣黑潦滿
道則馬如遊龍清霜激風客衣無襦抱膝而苦調則火

如紅金子之遊京師所以恃此具者其挾幾何豈子之
家位高金多父母兄弟渠渠款款厚撫以遺子乎曰無
有也豈子之隣里鄉黨相悅以義出門辭東家而西家
已待驢矣寧有是乎曰無有也豈子之昵親狎友入室
握手說無說有把酒相別飲酣氣張有解劍而指廩者
乎見三國
魯肅傳曰無有也豈子之於京師公侯富貴之家舊
與款厚有哀王孫而進食者乎曰無有也然則子之遊
挾何術以往曰吾視囊中不見乎有物視吾胷中耿耿

者尚在也以吾之耿耿者遊天地庶幾必有合乎予聞
其言而壯之曰今人適百里必宿舂而浙乃敢出門戶

莊道適適百
里者宿舂糧

今子有數千里之役徒手以往浩然無憂

予因驚怪子矣果如子言予來舂於江南林石之下聞
壯方有焯焯者必子也矣

答任子厚秀才序

博齋

淳祐十年秋部使者以天子詔檄官六試隆興士余其
一也每一題出與五人商略若為處則以科舉律戒焉

一黍紫不合輒黜士試訖余閱數百卷其為文不詭譎則腐不曠蕩則拘不峭崛則弛求其純與律合蔑如也肆余所見與其腐也拘也弛也者之終必不進寧若詭譎者曠蕩者峭崛者之容可收也雖然終必不進者與律僅合容可收者往往相違矣凡有司從事以律不以見故余所取五卷類非所喜者發而視之皆豐城人文既思豐城至寶之氣所在鍾而為人益而為文不應若是而已明年春復以檄留府有豐城士以謁入其題

為任賓坐少選出鏡古錄前有識其字為子厚余覽之
大抵議論戰國君臣居多蘇秦張儀術至高也子厚竊
卑之更求出其上其為文猶其為術也余追省向所閱
數百卷其中類是間有之比之腐者拘者弛者信愈矣
其如不與律合何哉雖然猶幸其可收也至寶之劍其
氣粹可欲之謂善也其質厚有諸已之信也其鋒藏充
實之謂美也其焰屬天充實而有輝光之謂大也其躍
入延平津大而化之之謂聖也其幻為龍而莫窮所歸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子厚收至寶之精融之文章其
焰屬天矣而斷續之狀時見焉意其初非自氣粹質厚
而發之歟相過從累日熟知其為人猶其為文也故余
欲子厚以論語之鄉黨養其氣使粹以禮記之中庸大
學培其質使厚以易之坤頤大畜淑其鋒使藏俟其久
且滿也而自然發焉小則韓子文中子揚子荀子中則
孟子曾子大則五經大而化化而神則易矣子厚識樸
明嘗試權之與其求吾術之出儀秦上孰若求吾道之

出荀揚上耶子厚學力強嘗試踐之其持久也以堅其
持滿也以虛更十年後天下不特慕子厚為文而已又
將慕其為人也若夫晚年之業顧又於光輝之上加功
否余未敢前言之

古文集成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三

宋 王霆震 編

前甲集三

序

六一居士集序

東坡

歐文六一居士傳云

容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

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容曰是為五一滴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豈不為六一乎

東萊云

此篇曲折最多破頭說大故下面應亦言大今人文字上面言大下面未必言

大言遠下面未必言遠如以文章配天孔益配禹果然大而非誇

唐子西語錄云

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居士集序云言有大

而非誇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

夫言有大而非誇

大說立一句

達者信之衆人疑焉

下兩句承得好

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

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

說小

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

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
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高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
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
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
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
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
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

警策說可
以配禹

方秦之未得志也使

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

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

此語見太史公本傳

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

輕重愈

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

達於孔氏

前贊

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

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

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

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

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

聖景祐極矣

仁宗
年號

而斯文終有愧於古

四

士亦因陋守

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

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

至嘉祐末

仁宗
年號

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

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起

歐陽子沒十餘年士始

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

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

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

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

歐公有四子
棐是也

乃次

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

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豐瞻不窮歐

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戰國策目錄序

南豐

東萊云

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初讀若大羹玄酒須當于細味之

若他練字好過換處不覺其間又有深意存

迂齋批

議論正闕鉅密質而不俚太史公之流亞也咀嚼愈有味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
臣訪之士大夫家始得盡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

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

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

說平

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

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

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

呂曰破向說日向之失在此

樓

則可

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呂曰下字

夫孔孟之時去

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

呂曰要說難

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

呂曰愈難

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

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

樓曰舉孔孟之道以證戰國之失

呂曰不是

孔孟強天下以太古難行之事最有力警策處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

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呂曰說孔孟活法最有力

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

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

呂曰轉換

好接得自然處應上說破有力樓曰結得定

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

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

呂曰此數句蓋一篇骨子綱目

此理之不

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

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呂曰文字相承好不費力有上四句

無下四句文字弱樓曰與向相反

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

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

呂曰

說出骨髓樓曰一切與不苟相反

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

蔽其患

樓曰說盡謀士態度

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利焉而不勝

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

呂曰說戰國策士破骨髓其害尤可掩

轉佳警策樓曰利害得失輕重相形便見分數多少

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

李斯之徒以亡其身

樓曰此是大害大失

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

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

呂曰害掩不得結佳

而俗猶莫之

寤也

呂曰
接佳

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

疵用之無敞

呂曰
過換
好
應前

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

也

呂曰
結
有力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

呂曰
餘意

宜放而絕之則此

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

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

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

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

呂曰
闕
鑽好

結有
雖平易中有十

鈞之力量至此
一端甚有力勢

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

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

呂曰至此前至之意思都明

至於此書之作

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

行事固不得而廢也

呂曰有許多事不可廢

此書有高誘註者二

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

篇云

唐鑑序

組珠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六七百周以紂為鑑故

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
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
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國家
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
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盛
矣武氏變唐為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
主替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
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

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弑逆昭宗為季述之囚辱臣眇尋
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
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
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為之也嗚呼奸臣不可使專政女
后不可使預事官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
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
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
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

憲穆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
宗周褒姒滅之然則魏魏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
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
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
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
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倒崎危繇繇延延乍傾乍安
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
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

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于子傳于孫可至千萬世豈止齟齬於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古文集成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四

宋 王霆震 編

前甲集四

序

江西宗派詩序

誠齋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

聞者嘽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嘽然也非嘽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嘽然也形馬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況似山谷乎味馬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膈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閎閱豈惟公侯詩家亦然窈人子崛起委巷一旦紆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子弟公侯乎江

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遙遙也唐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闕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蓋嘗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輿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烏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

玉車去罷乎哉然朝闥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
然耳盖有待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
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
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
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離神與聖蘇李
蘇李乎爾杜黃杜黃乎爾合聖與神蘇李不杜黃杜黃
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而言之哉祕閣修撰給事程
公以一世儒先厭直而帥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賦政如

春而肅如秋而煥蓋二年如一日也迨暇則把酒賦詩
以黼黻乎翼軫而金玉乎落霞秋水嘗試登滕王閣望
西山俯章江問雙井今無恙乎因喟曰江西宗派圖呂
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仍其詩往
往放逸非缺歟於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
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學宮將以興發西山
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鼓動騷人國風之盛移
書諡予曰予江西人也非乎序斯文者不在予其將焉

在予三辭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

澹庵文集序

誠齋

澹庵先生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帝以顯仁皇太后未返不得已將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人間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塞馬不南者二十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為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

古為夸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
吾宋之安強不以百萬師而以先生之一書後之人聞
之者烏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為夸未
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為夸者今事
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
人者先生歟今不信古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
而無不信矣逢其事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哉
先生之文肖其為人其議論闕以提其記序古以馴其

代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觝斥時宰誕
寘嶺海愁狄酸骨饑蛟血牙風呻雨喟濤譎波詭有非
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芥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
郎夔子之音益加恢竒云至於騷辭涵茫嶄萃鉢剗刻
屈挾天之幽洩神之度槁癯而不瘁恫愀而不懟自宋
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
猶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而况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
何其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澥與其從子渙族

孫祕裒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庵文集欲刻板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因問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讎之未就而蔡侯移守山陽雷侯孝友顏侯棫踵成之嗟乎先生功被于中國名振于四方文範于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幸學者夫先生此集為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

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又賢矣哉某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某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人諱銓字邦衡澹庵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于神道碑矣慶元己未八月門人楊某序

杉溪集後序

誠齋

古今文章至我宋集大成矣蓋自奎宿宣精列聖制作
於是煥乎之文日月光華雲漢昭回天經地緯衣被萬
物河岳炳靈鴻碩挺出在仁宗時則有若六一先生主
斯文之夏盟在神宗時則有若東坡先生傳六一之大
宗在哲宗時則有若山谷先生續國風雅頌之絕絃視
漢之遷固卿雲唐之李杜韓柳蓋奄有而包舉之矣中
更羣小崇奸黜正目為僻學禁而錮之蓋斯文之至此
而一厄也惟我廬陵有瀘溪之王杉溪之劉兩先生身

作金城以郭此道自王公游大學劉公繼至獨犯大禁
挾六一坡谷之書以入晝則度藏夜則緝閱每伺同舍生
息燭酣寢必起坐吹燈縱觀三書逮暇或哦詩句或績
古文每一篇出流布輦轂膾炙搢紳紙價為高嗟乎若
兩先生當妖禽羣啾而發紫鸞之鳴折楊驟歌而奏清
廟之瑟鷓冠胡服之競麗而覲黃叔純衣之製其有大
勲勞於斯文其偉乎哉余生十有七年始得進拜瀘溪而
師焉而問焉其所以告余者大學犯禁之說也後十年

又得進拜杉溪而師焉而問焉其所以告余者亦大學
犯禁之說也今兩先生老矣予亦老而歸休矣杉溪之
曾孫千齡一日訪予於南溪之上出其祖之書曰杉溪
集者示余請書其後余披而讀之見丞相益國周公序
其篇首凡杉溪先生拔新領異之詩登峯造極之文既
攤張發揮不遺餘矣予尚何言哉獨書兩先生所告予
者于篇末俾後學有聞焉瀘溪又云是時書肆畏罪坡
谷二書皆毀其印獨一貴戚家刻印印之率黃金斤易

坡文十蓋其禁愈急其文愈貴也今家有此書人習此學有知當世斯文之難得如此者乎是小人之厄斯文乃所以昌斯文也然厄斯文者今皆泯然與草木共盡而斯文之傳與日月爭光然則斯文病不厄爾厄奚病哉古者聖賢君子之所守於是可得而知矣顧吾道之是非何如耳時之好惡足為之動耶六一坡谷其知之矣至於吾州之兩先生首犯時之大禁力學衆人之不敢學所謂豪傑特立之士者不在斯人歟不在斯人歟

雪巢小集後序

誠齋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予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之論也然至如桃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遐不可追其卓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惜其窮至謂豈發造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

之所甚靳既取其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者愚嘗摘此語以唁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秘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取人之所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益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饑死寒死涯餗未必憐之也及甘露之禍雖欲如郊島之饑死寒死不可

得也使郊島見涯鍊之禍涯鍊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鍊乎未可知也予不見本朝黃秦乎魯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藤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為宰相貴震天下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黃秦不見其誅使黃秦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黃秦不幸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黃秦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

所得者如此而今與日月爭光何也然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黃秦吾何幸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涯鍊王蔡同其達而子為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夫天之所靳是天之橫民也同犯夫天之所怒是又天之橫民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為橫民又欲不與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賀之曰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心以犯所怒無怨言以安所致然

則延之為君惜延之過也余舉延之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心欲專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橫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為余問之

續後漢書序

省齋

曹氏代漢名禪實篡特新莽之流亞丕方登壇自形舜禹之言固不敢欺其心矣今向千載好惡豈復相沿而蘇軾記王彭之說以為塗巷談三國時事兒童聽者聞

劉敗則犂蹇曹敗則稱快遂謂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
斬茲豈人力強致也歟陳壽身為蜀人徒以仕屢見黜
父又為諸葛亮所疑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
以魏為帝而指漢為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
凡當時禘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略而弗書方且乞
米於人欲為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已其死未幾習
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為正魏為
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寶命之是

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脩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本朝歐陽脩論正統而不黜魏其宥容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棖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為漢而附魏吳于下方皆是意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為漢書范曄史為後漢書乃起昭烈

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續後漢書既
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并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
年表各二卷別為音義四卷惜乎壽疏略於前而常不
追記英賢憲章於後以釋裴松之遺恨也昔周東遷浸
以微弱至春秋僅存王城而吳楚強大緜地數千里皆
僭稱王聖人斷然以夷狄字之昭烈土地甲兵甚非周
比興於漢中適與沛公始封國號同天時人事決非偶
然孔子復生必有以處此乃為首探魏文當日之心次

舉蘇氏百世之說以合習氏之論而證舊志之非作續
後漢書序

梁書目錄序

南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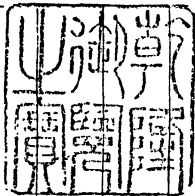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
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
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
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

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誣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

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
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
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
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
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
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
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
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

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内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内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

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學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古文集成卷四